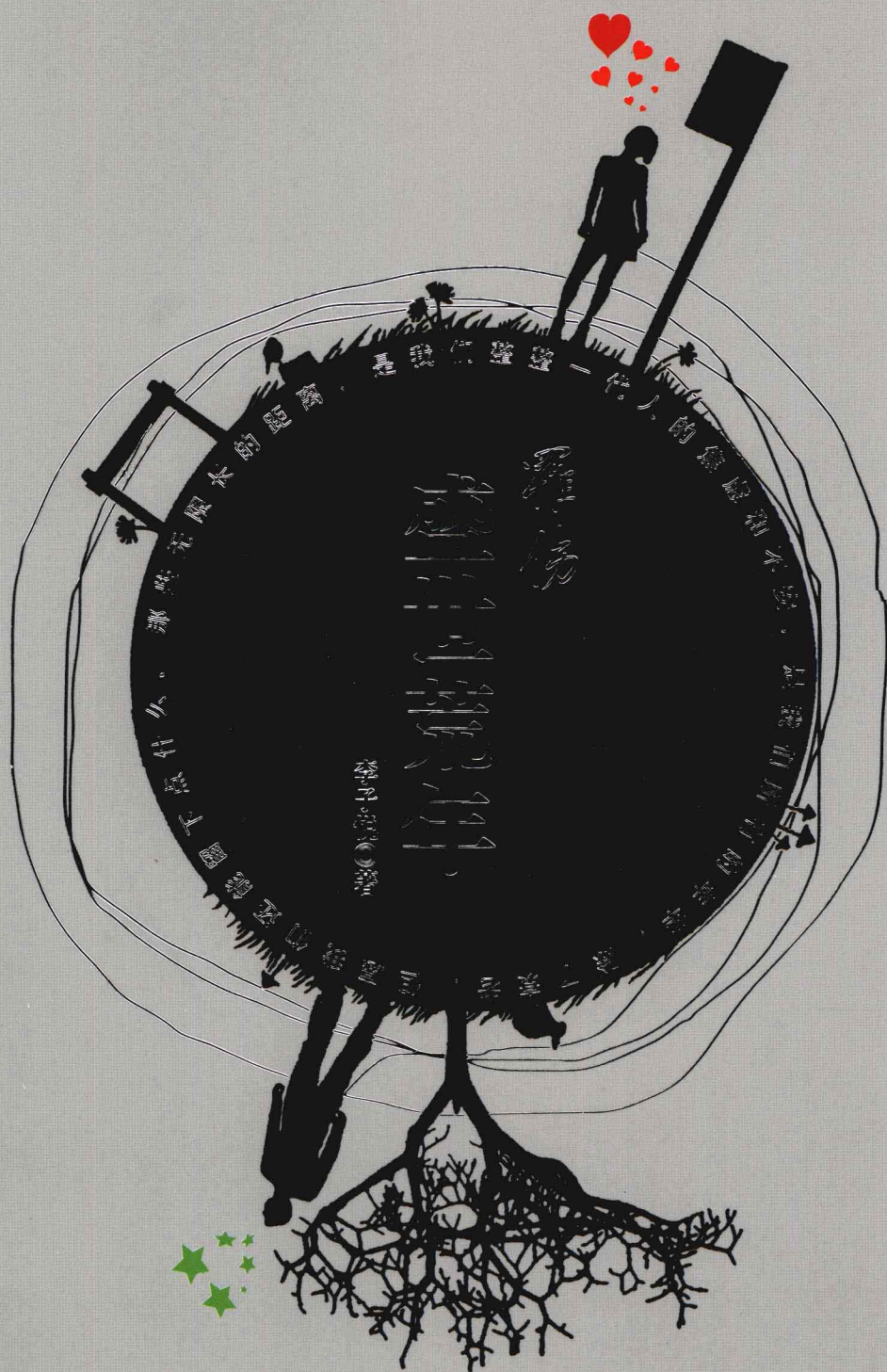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生入世读本·非主流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罹伤 盛世荒年/李子悦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10
ISBN 978-7-80173-829-5

I. 罹… II. 李… III. 青年—现状—研究—中国
IV. D4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7202号

罹伤 盛世荒年

作 者 李子悦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特约监制 周立峰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13.5印张 179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29-5
定 价 23.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64270995 传真: (010)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

——莱蒙托夫



代序

罹伤——所有人的盛世，一代人的荒年

我不是一个忧郁的孩子，可是我的内心依然有绝望。我只有在耳朵充满暴烈的音乐和痛苦的呐喊，在看见一幅扭曲的油画，拿起电话却不知道该怎么打给谁最终轻轻地放下时，我才会看见那些隐藏在内心的黑色。从胸膛中汹涌穿行而出，在我的眼前徜徉成一条黑色的河——哗啦哗啦，绝望地向前奔跑……

——郭敬明

上周二上午接到以前在学校报社的一位校友的短信，诉苦说她毕业不久，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宿舍已经不能再住，也没有租到可以承担得起租金的房子，然后问我的编辑室要不要人……

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没能在这个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的繁华都市待下来。

也曾听朋友抱怨说他以前高中的同学读了一家教汽配的技校，现在拿的工资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民工都有老板抢着要了，唯独我们这些应届大学生却是被各大公司的人事主管们敲敲打打推来推去。大学四年，我们究竟学了些什么？我们的优越感在哪里？

八〇后的孩子们是在一大堆工业制品的包围之下长大的，物欲的大潮风起云涌，各种诱惑和思潮肆意泛滥，当年我们的父辈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估计连毛片儿是什么都不知道，而如今八〇后的孩子已经可以为了一张优秀学生干部的奖状跟学生会主席上床了……

尴尬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拿着大学的学历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比如当浪漫的校园爱情遭遇现实生活，比如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跟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对不上路，比如心高手低、嘴上功夫远比其他任何本领都强，比如晚上睡觉千条路早上起床走原路……

在埋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从校园里出来的孩子们经受着打拼挣扎和历练的同时，校园里的孩子们却沉浸在浪漫迷幻安逸悠然的梦境之中。

再翻手看看现在征收到的稿子，言情的、玄幻的、修仙的、校园的、都市言情的……

哦，对了，都市言情！

这类题材可谓是许多校园写手笔下的奇葩，女主角大都是某个大公司的小白领，男主角大都是哪个财团的公子哥或者哪个公司的主管，约会大都是在西餐厅和高级电影院，着装大都是普拉达、范思哲，交谈大多是在咖啡厅，寓所大多是宽敞明亮的都市公寓和别墅，出门大多是法拉利、保时捷的跑车，对白大多是“不是说好了要在一起，不是说好了一辈子都不分开么”之类……接下来呢？无非是白马王子和灰姑娘，或者是灰小伙和白马公主，旧瓶新酒，新瓶旧酒的翻来覆去……

但现实呢？现实可能是这些都市白领、都市言情的作者自己都说不清楚蓝山和拿铁的区别，不知道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月租最低该多少钱。那些纸上信誓旦旦，至死不渝的爱情，现实中很可能从谈恋爱到分手都是在一家餐厅，贫匮到连布景都换不起。

在北京后海，好一点的酒吧一瓶柯罗那可能就要上百，一套三环以内的一居室公寓月租金就高达三千。好多白天在高层写字楼工作、西装革履的都市白领，很可能下了班以后便拖着一身疲惫回到自己租住的几平米的地下室洗那些堆积了几天的脏衣服。

食有肉，居有房，行有车？美人坐怀，佳人在侧？

拜托，就业形势这么严峻，这些奢华的愿望有几个跟你搭得上边儿

的？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是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理想的清高和现实的龌龊！

天道循环自古都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对那些饱受风霜摧残和尘世浸染的人们，你应该赋予他们希望，但对于那些仍在做梦的孩子，你还怎忍心眼睁睁看着他们溺死在他们亲手编制出来的梦境中？

《天下无贼》中男主角对女主角有这样一段告白：

“凭什么傻根儿不能受到伤害？因为他傻么？你不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欺骗。什么是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满街的闲书，写实和关注大学生内心的稿子太少。

因此我把选题的焦点集中在那些已经毕业和正在毕业的孩子们身上，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煎熬和困惑，迷惘和无助。尝试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读者的面前，而非与君扯淡直至天昏地暗。我深信不管读者是否可以从中获得答案，只要他们不回避问题，便总会有所收获。

当然，没有人能完整地描述生活，我们每个人不过都只是看到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作者所表达的不一定都是真理，但是总要有一个孩子站出来，指出皇帝的新衣。纵使这本小说中的某些桥段千般片面，万般疏漏，我们也要赞赏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想麻木的勇气。

最后，说说《罹伤》吧，这本书即将付梓的前夕，《罹伤》的另外几本稿子却经几番辗转遭遇数家出版社的退稿。这本《盛世荒年》作为《罹伤》书系的开头，无疑是幸运的，他将作为里程碑而开创一个新的选题时代。希望每一位读者在看完这本书之后都能有所触动和感悟。

这也便是我策划《罹伤》的初衷。

罹者，遭遇也，罹伤，遭遇悲伤。

这样的太平盛世之下，拿什么来拯救我们逐渐荒颓的花样年华？

沉睡着的蝴蝶们啊！连天空也从未见过地活着吗？

O.V.Reuentall

凌晨于办公室

2008.8

始

这是夏天里一个极其普通的一天，叶子打着卷，四周一片寂静，我坐在屋子里就像坐在昨天的屋子里，这一切告诉我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因此再次领教到了无聊的耐心和执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胡子都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无聊还是那么年轻力壮，不知疲倦，一不留神便对我拳脚相加，大有一副置我于死地的架势。可以说，我的生存史，就是一部和无聊斗争的战斗史，我知道随着我一日三餐的延续，我还将和它长期地斗争下去，只是直到如今我还没有战胜过它，哪怕是仅仅一次。现在我一遍一遍地翻着电话，希望通过电话的另一端带给我心理上的稍许安慰，暂时摆脱无聊的纠缠，可是最终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人，我怕倾诉过后，等待我的是更加的空虚，更加的无聊。这么想着，我有点绝望了。



可是一切该从哪说起呢？我喜欢的女人比时间跑得还快，即使爱因斯坦还活着，我也未必能和她们站在一起。在爱情的操场上，我注定不是一个优秀的长跑选手，现在我只有透过回忆的大门，才能追得上她们的零星碎片，打捞出我们的旧时光景。当然也有可能，在时光的拐弯处，一不小心，再次和她们相遇，然后再亲密一次，再痛苦一次，再张望一次，再回忆一次，可是时光真的能像操场那样 360 度圆溜溜地转来转去吗？

现在我唯一能记起的只有大学毕业前夕的那段时光。那阵子，我上窜下跳，心急如焚，整日被毕业前的迷茫情绪深深笼罩着，恐惧让我不得不暂时寻求各种刺激以麻痹心灵，不再思考人生的那些所谓的重大命题，没几天我就认识了一个同样因面临毕业而心神不安的女孩，她叫彭大菊。说到彭大菊，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名字真俗，第二个感觉，想起小时候夏天里常喝的那种凉茶来了，喝一杯，尿两杯。

我看到彭大菊向我走来，脸上洋溢着狂野的微笑。那是我大学时代的最后一抹时光，性感的彭大菊，妩媚的彭大菊，大方的彭大菊，开朗的彭大菊，我已经忘记了我们相识的过程，实际上我和彭大菊的认识是我认识的所有女孩中最不需要理由的，当时我精力旺盛，体力充沛，正愁浑身那使不完的劲呢，而彭大菊当时又饱含青春少女特有的喜欢刺激追求新潮的激情。我们噼里啪啦地像干柴烈火一样燃烧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和十朝一起去见她的。我和十朝经常去见陌生的女孩，为了防止额外的开销，我们常常集体行动，一旦姑娘不符合我们的游戏标准，我们便立即启动逃跑计划，屡试不爽，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彭大菊的到来为黑夜点亮了星光。她摇曳着，踢踏着皮鞋，穿

过旷野的风和摩登的橱窗，向我们款款地走来，一脚一脚地来到我和十朝的身旁，她抹过眼影的眼睛，时不时地挑战我一下，我在心里想今晚多半有戏了。十朝果然是哥们，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你呢？

十朝说早吃过了，然后我就把期待的眼光投给了彭大菊，你呢？

还没有呢，她微笑了一下说。

那你们一块去吃吧，我晚上还有个朋友等我呢，十朝看了一下手机对我们说。

要不你再跟我们吃顿吧，我故意挽留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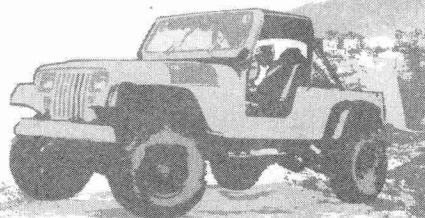
不用了，十朝立刻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我这个排练好了的挽留。

你可以少吃点呀，彭大菊似乎也感觉出了我和她的唐突，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矜持，也对十朝盛情邀约了一番，其实她当时的眼光写满了迫不及待。

她这么说，很假。幸亏我和十朝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否则我们肯定都笑出声来不可。

十朝这个时候表现出了一个职业演员的水平，焦急地看了一下手机，对我和彭大菊说，真的不用了，还是你们去吧，我朋友都等急了。说完便拦下来一辆的士，不见了。

我总算如释重负。



二

十朝一走，剩下的就是我和彭大菊的事了，一男一女的事无外乎吃饭睡觉，于是我转过身来问彭大菊想吃什么，她很直接，提议去湘波楼海吃一顿。我满口答应下来，拉着她立即赶往湘江大道上声明远扬的湘波楼。

彭大菊要了双味鱼头，湘西牛肉，我点了一盘瓦片腰花和酸辣鸡杂。

席间，我和彭大菊辣得直张嘴，根本顾不上说话。彭大菊辣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我赶紧用筷子给她夹了一块果片，她没有拒绝，直接含在了嘴里，那一刻，她秋波荡漾的眼神简直把我的心也含化了，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也更加验证了我那句话，今晚多半有戏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炎帝广场，草坪上人很多，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无一不是以成对的方式出现，无一不是以暧昧的姿势呈现，这种近墨者黑的氛围迅速传染给了我们，于是我顺水推舟把彭大菊一把揽入怀中。她闭上了眼睛，整个人似乎瘫了。我不禁感叹她的老练，为了表现出我也是一个老手，我的手大胆而有力地在她的每一寸皮肤上高歌猛进，她微张开小嘴，吐出一股口香糖特有的味道，我们在草坪上接起吻来。但是很快我们戛然而止，我们都感觉不过瘾，于是我提出开房，彭大菊立刻来了精神，也不再瘫了。

去哪？她兴奋地说。

我说旅馆多的是，我们先去看看吧。

你很熟悉吗？她望着我说。

为了显示出我的单纯，不至于太老道，我说，不是很熟，实际上我还真的不熟。

彭大菊反客为主说，要不你跟着我吧，我熟悉一个地方。

我说，你经常带男孩子去吗？

彭大菊说，是我高中同学来玩，没有地方住，所以就安排她在那儿住了一晚。

我知道她在骗我。但没关系，我不计较她的，只要她能骗我上床就可以。

遗憾的是彭大菊的骗术既简单又粗暴，让我对她丧失了彻底的美感和幻想。记得那是在招待所门口，她说她的肚子疼，让我扶她进去休息。付过房钱之后，我晃荡着身子刚打开房间的门，正准备开灯，突然就被一跃而起的彭大菊顶开，我一个踉跄摔进了床上，她则克制住身体的颤抖努力关上门，猛地转身，踢开脚上的皮鞋，像三步跨篮一样急扑过来。我赶紧一个侧摆，轻巧地突破了她身体的封锁，没等她反应过来，我便一脚踢飞三合板做成的房门，逃之夭夭。

走在空旷而昏暗的街头，一阵泡沫似的凉风，在我头顶此起彼伏地掠过。突然间，我开始对女人有了重新的认识，深刻的认识。这种痛彻心扉的认识，强迫我不得不对感情的要求越来越高，哪怕是在最虚空和最无聊的时候，也要立志做一个情感干净的男人。

那一晚，正好也是我们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十朝不在，马大炮正把大捆大捆的书和我们平时用来煮面的钢锅放到收破烂小贩的秤盘上，打算统统卖掉。我装做没看见，拿起脸盆出去洗脸刷牙，回来的时候马大炮给我分了钱，说以后再也不能一起煮面吃了，这点钱就权当换点啤酒喝喝吧。我把钱放进口袋里，突然想哭，该散的都散了，空气里四处弥漫着离愁别绪。当我一屁股坐到床上的时候，才失望地发现，大学四年，我所有的努力，竟然是为了揭开盘踞我心底多年的对于女人的神秘感，而最后对我的大学时代做总结陈词的竟然是彭大菊。

这之后，我一个人去了南京，本来十朝、马大炮和我都说好的，毕



业之后一起去南京，但因为十朝学费没有交齐，学校以此延期他一年毕业。而马大炮毕业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去了长沙，他的爸爸在长沙晋官升爵，哪还顾得上陪我闯荡什么南京。马大炮刚到长沙连简历都没有来得及投便当了一名林业警察，每天就在乡下的山上走来走去，像逛公园那样，工资也是让我等望尘莫及的。每次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总是得意洋洋地说赚钱就应该像逛公园那样，言外之意，我们赚钱就像没买门票翻墙头进去的一样，整天提心吊胆。不过，由于马大炮每天只能和水杉、梧桐、松树相伴，所以有钱也找不到地方花。

马大炮唯一花费的地方就是满地方找小姐按摩，但就是不打炮。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他从不找小姐打炮，打炮决不找小姐，我们也就止一次地好奇问道，你有那么坐怀不乱，谁信？马大炮说不信就拉倒，反正你们早已经习惯那么想我了，仿佛我的名字在你们口中一经喊出，就在你们的脑海中演变成了男女之间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剧烈运动。谁叫我命不好，摊上个军事迷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

马大炮嘴里叫苦连天所说的军事迷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爸爸。马大炮的爸爸作为一名军事迷，迷就迷在对枪炮的热爱。他一生中最大的诉求就是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头顶红星去战斗，但身处和平年代的他唯一一次服役竟然被分配到了后勤，负责母猪的繁殖和战友们伙食的改善。于是没有摸过一枪一炮的他在复员之后一气之下搞出个儿子，取名大炮，以祭青春。于是马大炮从一出生便注定要被他的名字响亮一生。其实马父原打算把马大炮搞到部队放一炮的，但马大炮的眼皮整天耷拉着像过长的包皮一般，做人又太过于封闭，放到部队极有可能成为战友们的炮灰，所以马大炮一毕业便子承父命地当了一名林业警察。用马父的话说，警察是和解放军靠得最近的工种，当警察就是当兵，而且林业警察又是最不具危险性的警察工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林子那么大，万一看见了什么坏人坏事就当没看见，溜之大吉……但我们的普遍理解是马父的权力还不够，否则让马大炮做户籍警察岂不更安全更过瘾。

那你为什么要找小姐按摩呢，十朝还是要问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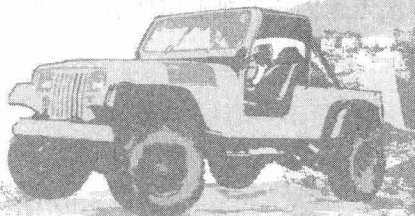
马大炮轻描淡写地解释说他那是故意憋她们，她找小姐不打炮就是要憋痒她们，让她们放空炮给他听。

他还认为这种憋痒就好比一个裁判员站在球场的中央就是不吹哨子，这种不吹哨子的声音比哨子本身的声音还好听。

他说完，我们就都笑得空前绝后地响，这响亮的笑声穿越几十公里的楼房和稻田来到马大炮他爸爸的办公桌前迅速变成一巴掌，往其脸上掴去，并告诉他，原来炮不用打就是如此响的。

但马大炮干着干着就不喜欢林业警察了，这不仅是因为巡逻的路上一个小姐都找不到，主要是他一点也没有体验到当警察的威严和光荣，他甚至都感觉自己比不上交通警察。用他的话说，抛去罚单不论，交通警察至少还有对讲机拿在手上玩。而他手上长年累月地连个道具都没有，只能随手折个树枝抽搭来抽搭去以此聊以慰藉度日的无聊。所以马大炮想换工作了，马大炮换工作比换衣服还简单，所以不久之后他就调到机关编辑党报去了。

而我一个人去了南京，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三

我得说一下我来到南京的状态。起初我没有钱，在一家生产光盘的公司里做工，老板有三个，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女的三十来岁，男的四十来岁并扎有辫子，以此分开他与其他人的审美品位，但后来就是这条辫子，得以让他在公司里混吃混喝，骂爹叫娘，以艺术家的身份，荒废了我在南京最初的美好时光。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从盗版店里买来的时代光华的光盘，经过我们的重新包装制作，返回市场，重新兜售。我的工作职责就是怎样把时代光华光盘里的解说词改得面目全非，头头是道，而且一小时要改两张。

我们早晨八点上班，次日凌晨二点下班。其中上午九点和晚上七点集体洗脑，次日凌晨一点还要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思想总结上交领导。除此之外还要填写一份工作任务时间表，也就是说你几点几分做的什么事情，都要写上去，都要列入绩效考核。如此快节奏、高频率、低效率的超常规工作，常常使人的神经处于高度绷紧和敏感状态。正因为如此，在这样极易精神疲劳的工作状态下，犯错便在所难免。我们公司有个叫田梦香的姑娘，有一次，稍不留神走了神，浪费了一段工作时间。她在填写那份表单的时候，挖空心思欲拆东墙补西墙，却还是没有写清她那段走神的时间干了什么。于是扎辫子的每次都罚她打洗脚水，为了拿那点刚够房租的微薄工资，她不得不卑微地兑好热水，端进扎辫子的私人空间。

单是这样的绩效考核也没有关系，问题是大辫子还有一个不得了的癖好，上班时间，喜欢隐蔽在厕所的一角，每逢看到有人上厕所的时候，大辫子总会迅速闪现并扯起喉咙破口大骂：你们都是拿工资的，不好好

工作，上厕所不要钱？谁再上就给我滚。有一次，真的有人趁他不注意抽空上了厕所，被他逮个正着，他的怒吼再次爆发：你他妈的给我滚，记住是滚，滚，你懂吗？不是走。

那个人就那么滚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晚上的洗脑会议中，大辫子首先杜撰了那个滚了的人的种种劣迹，意思就是说看他不顺眼很久了，让大家也来谈谈那个人的劣迹，以此证明那个滚了的人真的该滚。第一个发言的人故作生气地说：他欠我五十块钱，这几天我都想要，谁知道直到他滚了也不说声，还真他妈的滚得快，可见他的为人是多么的毒辣啊。第二个发言的员工是个新来的，为了早日得到大辫子的赏识，他也不甘示弱，似乎那个滚了的人上辈子和他有过深仇大恨：我前天刚到公司报到就发现他不对劲，我见过那么多人，哪有他那么小的眼睛，贼眉鼠眼的，让我觉得他想偷我们公司的电脑，他滚得好，滚得好！新来的刚一坐下，台下立刻发出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我当时没有办法，也鼓了掌，但我拍得并不是很响，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今天这样拍别人，明天别人也会这样拍我。一星期之后，我领了八百块钱，迅速逃离了这家公司，并和一群大学生合租起了房子。和我合租的那帮大学生大多数时间都在大汗淋漓地打着游戏，他们有时候甚至都忘记了收我的房租，他们唯一闲下来的时间是吃饭，在吃饭的空儿，我经常和他们讨价还价，而且还争取了很多权利。那是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斤斤计较，因为他们不允许房客带女孩子回来过夜，尽管我还没有女朋友，但我要捍卫带女朋友回来过夜的权利。因为我相信我不久就会有女朋友的，我也相信我马上就会有工作了。

事实果然如此，当工作主动找上门来的时候，我还在人才市场的大厅里篡改简历，因为职位要求普遍有两年工作经验和专业对口的限制，所以我只好现场依着他们的要求而灵活机动地填写相关信息，我的这种机动灵活的求职方法，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肯定。比如，这一家公司就是在我填写了我并不具有的资质之后，才打电话给我通知面试的，尽管我



多少具有欺骗的成分，但显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我发誓，如果公司真的录用了我，我一定会迅速补上那些资质。不过据后来我的观察，比起其他就业者的牛X烘烘、不可一世，我的这些破事简直就小儿科似的不值一提。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我来到面试的地点，进入我视网膜的既不是牛气冲天的写字楼，也不是气宇轩昂的商务楼，竟然是一栋栋年久失修的居民楼。阳光下，一排排银色的太阳能板发出刺眼的光，柳絮打着卷儿兀自摩挲着腰肢。我阔步走进小区，庭院里，更是枝叶横生，杂草茂盛，夏蝉的鸣声不断加热空气的温度。我感到浑身散发出难闻的汗味，还有点泄气，天生的敏感气质告诉我，待在小区里办公的公司，肯定没什么高工资，我还担心是不是传销之类的。

犹豫再三，我还是按响了电梯楼口的对讲器，一切按部就班，上楼，敲门。

开门的是个中年男子，具体年龄待定，不过身上到处表现出中年男人特有的痕迹，平头，个子不高，微胖，娃娃脸，串腮胡子一片片地直接达到了耳门，大有私通头发的迹象。所有的这一切给我一个直觉，这个人真邋遢。但随后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今天即将面试我的老板，这个老板随手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说他姓陈。陈老板告诉我今年他才27岁，也是八〇后，不过是八零年的，呵呵，可是他为什么那么显老呢？我自叹社会不公平的同时，也敬佩岁月的公平，如果不能让我有钱那么就让我看上去更年轻，反之，如果不能让陈老板看上去更年轻那么就让他更有钱，更有钱，老死这些有钱人！可现实的问题往往不似想象这般，有些理应有钱的人偏偏既没有钱又很老，比如我眼前的这位。眼前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陈老板，不要不相信，因为不是所有的母鸡都能下蛋，同理，不是所有的老板都一定有钱，因此，多年以后的我每当回忆起既没有钱又很老的陈老板为什么还能开得起公司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字：骗。

说到骗，我不得不起另一个贬义词——偷，偷这个词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的使用率几乎为零，真正拿到台面上，还是去年的事。去年我